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論日本對中共之低姿態外交

doi:10.30390/ISC.199503_34(3).0004

問題與研究, 34(3), 1995

Wenti Yu Yanjiu, 34(3), 1995

作者/Author：曹異美

頁數/Page：39-4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3_34\(3\).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3_34(3).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日本對中共之低姿態外交

曹 異 美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科長)

一、前 言

去(一九九四)年下半年曾連續發生數次日本對中共明顯採取低姿態的事件，七月間河野洋平外相自漢城搭機前往曼谷，出席ASEAN擴大外長會議，因遇颱風在我機場降落，次日河野主動向中共外長錢其琛報告，為遵守「中」日建交宣言，未曾踏出機門一步，^①八月間李登輝總統出席廣島亞運問題發生，雖然支持李總統訪日的輿論頗眾，惟日本政府在中共的壓力下，公開表示不贊成李總統訪日，日方雖同意徐副院長立德、教育部長郭為藩及體育總會會長郭宗清等三人出席亞運，但設立不得作官方接觸之前提條件，徐副院長一行十月四日轉往東京訪問，並與友我之日華議員懇談會幹部會談，^②日方亦均曾在中共抗議下擬予勸阻。

去年六月及十月中共先後進行兩次核子試爆，村山首相竟未對訪日之中共副主席榮毅仁提出抗議，又中共進行核試，明顯違反日本ODA大綱，日方仍於十二月決定繼續給予中共第四次日圓貸款。對於日本政府對中共之大幅讓步，學者專家紛紛以「叩頭外交」來形容日「中」關係，日本於一九七八年與中共建交後，即一直對其採取低姿態，最近又由低姿態演變為叩頭，實有探討其原因的必要。

二、我要人訪日問題

去年初李登輝總統以渡假名義訪問泰國、印尼，及菲律賓等三國，成果頗為豐碩，八月間原擬接受亞洲奧委會(OCA)邀請，赴日出席十月二日開幕的廣島亞運，由於中共的杯葛，未能實現。十月二十八日我國郭婉容、黃石城及張京育等三位行政院政務委員在橫濱出席由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嶋嶺雄教授等人籌辦的第六屆亞洲展望會，會中黃石城委員轉達了李總統希能赴日參加學術或文化交流活動的意願，張京育委員則在產經新聞專訪中暗示，希望日方檢討外交政策，使李總統訪日得以實現。^③

(一)支持李總統訪日的論點

註① 岡本幸治，「日本外交的趨炎附勢」，經濟往來月刊，東京，一九九四年十月號，頁七六。

註② 朱建榮，「台灣要人訪日的後遺症」，世界週報，東京，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日，頁六。

註③ 產經新聞，東京，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版一。

日方專家學者在新聞媒體撰文支持李總統出席廣島亞運者頗多，彼等的論點可歸納如下：(1)政治不應干預體育，依亞洲奧委會規章第三條，任何參加團體的代表或官員擬訪問主辦國時，主辦國不得拒絕；(2)與其他同樣與中共有邦交的國家比較，日本顯然過於畏懼中共，美國於去年九月初升高與台灣關係，而七個民主工業國家(G7)中，僅有日本未曾派部長級官員訪問台灣，李總統去年初訪問泰國時，曾與泰皇蒲美蓬面敘，如能同意李總統出席廣島亞運，並與日本天皇會晤，當甚具意義；(3)除大陸與台灣之外，以前的東西德及現在的南北韓，均屬分裂國家之例，分裂國家的任何一方必然主張其正統性，並否定他方的正統性，第二國(如日本)因不能同時與兩方建交，而衡量利弊得失，承認其中一方，但不能忽視另一方的人格，何況我國經濟表現極為優異，是亞洲惟一不向日本借錢的國家，外匯存底又足以與日本爭取世界首位，日本應同意曾在京都大學留學的知日友人李總統出席亞運；(4)在「中」日共同聲明中，日本僅表示充分理解及尊重，但並未承認中共所主張「台灣為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在波茨坦宣言中放棄了台灣主權，但台灣的歸屬問題尚未定論，日本自民黨政府一貫採取此一立場，美國、英國及加拿大等國亦均作如此主張。^④

我駐日代表林金莖則在接受產經新聞正論調查室長前田勳訪問時指出，我國歡迎日本參加六年經建計劃及高速鐵路計劃，但日本政府過於顧慮中共反應，以致失去許多獲得鉅利的機會。我國將發展成亞太營運中心，並推行南進政策，歡迎日本未來對華商經濟圈提供資金及技術。林代表並提醒日方注意中共的軍事威脅，一九八二年亞洲的武器採購額僅占全世界之百分之五，但一九九二年已達百分之三十四，此係中共頻頻購買武器所致。^⑤

(二)支持日本政府立場的論點

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會長豬木正道主張，日本的和平及繁榮係以美日安保關係及「中」日友好關係為前提條件，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與中共簽訂「中」日共同聲明，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雙方又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日本承諾充分理解及尊重北京政府所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之立場。日本有嚴守國際條約的義務，讓李總統赴日則明顯違反「中」日共同聲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⑥

過去「中」日雙方政要互訪時，日方均必向中共重申尊重「中」日共同聲明及和平友好條約，去年十月三十一日河野外相與訪日之中共副主席榮毅仁會晤時表示，以「中」日共同聲明為基礎發展雙方關係，是村山政權的基石。^⑦今年第七屆APEC會議將在大阪舉行，李總統訪日問題可能再度發生，惟村山首相已在印尼舉行之APEC

註④ 入江隆則，「日本對中共之叩頭外交」，*Voice*月刊，東京，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頁一一六～一二五。

註⑤ 林金莖，「如受阻則南進」，*正論*月刊，東京，一九九五年元月，頁二六八～二七二。

註⑥ 豬木正道，「嚴守國際條約義務」，*世界週報*，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頁三。

註⑦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版二。

會議期間，向江澤民承諾，將不同意李總統出席下屆在大阪舉行的APEC會議。^⑧

日方同意徐副院長訪日後，中共外交部警告，此將嚴重損害「中」日關係，除了非正式拒絕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於九月下旬訪問大陸外，並中止國務院李鐵映委員之訪日計劃，中共甚至表示，可能禁止其代表團參加亞運，但最後中共並未退出，主要原因為「中」日之間正在談判第四次政府開發援助（ODA）貸款。^⑨

三、第四次ODA貸款問題

（一）中共成爲日本之最大援助對象國

「中」日雙方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實務級會議中，達成日本對中共總額五千八百億日圓之第四次（前期）貸款（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協助執行環境、電力、農業及通信等四十項案件，平均每年貸款額較前次增加百分之四十三，中共已超過印尼成爲日本之最大援助對象國，^⑩過去日本對中共ODA貸款的主要考量爲雙方友好關係及與ASEAN的平衡關係，並以不超過印尼爲原則，此次貸款，中共突然超過印尼的主要原因如下：(1)由於日圓升值，印尼苦於還債，不若以往向日本要求大量貸款，而馬來西亞等其他亞洲國家亦開始不向日本借款，(2)日本第五次ODA計劃（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之目標爲七百五十億美元，如不貸款中共前述額度，則對國際的承諾無法達成。^⑪

中共方面則認爲，目前「中」日關係比較良好，日圓貸款的條件較寬，今後日方有轉趨嚴格的可能性，故應把握目前的有利時機，善用日圓貸款，又由於近年日圓急速升值，使中共對過去的三次日圓貸款共增加約六十億美元的負擔，中共可能採取下列對策：(1)要求日本比照對外蒙古的貸款，將利率下降百分之一；(2)減債、延長還債期限或採以借款時的匯率還債；(3)尋求與泰國、印尼及其他亞洲國家共同要求減債的可能性。^⑫

（二）日「中」ODA貸款的起源

日本提供中共貸款始於一九七九年，美國由於無法有效扼止蘇聯在全球擴張勢力，乃擬利用中共牽制蘇聯，促成日本與中共於一九七八年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中共則因自一九七九年起推行四個現代化，需要大量資金，不得不改變以前不借外債及不接受外國援助的政策，^⑬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冷戰之緊張局勢達到

註⑧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版二。

註⑨ 堀良剛，「中日兩國在廣島亞運對立」，世界週報，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八日，頁七十五。

註⑩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版一。

註⑪ 朝日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版十一。

註⑫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元月四日，版一。

註⑬ 黃天中、潘錫堂，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年初版，頁八七、一五〇。

極點，更造成美日「中」合作反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太平正芳首相訪問北平，承諾三千三百億日圓之第一次貸款（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協助鐵路、港口等六項案件），一九八四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訪問大陸，承諾四千七百億日圓之第二次貸款（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九年，協助鐵路、港灣、電力、電話等十六項案件），一九八八年竹下登首相訪問中共時，承諾八一〇〇億日圓之第三次貸款（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五年，協助電力、鐵路、機場及通信等四十二項案件）。^⑭

(三) ODA大綱四原則

一九七九年日本開始對中共貸款時，大平首相曾擬定「對中共經濟協助三原則」，即(1)絕不從事軍事援助，(2)必須顧及與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協國家的平衡，(3)與美國共同協調，不獨占中國大陸市場，然而實際上，日本並未切實執行。^⑮

一九九一年四月海部俊樹首相在國會提出ODA大綱，次年六月經內閣會議通過，其要旨為：(1)環境與開發並重，(2)避免用於軍事及助長國際紛爭，(3)維持並強化國際和平安全，對開發中國家的軍事支出、大規模破壞兵器、飛彈的開發製造及武器的進出口等予以密切注意，(4)促進開發中國家之民主化，致力導入市場經濟，保障基本人權及自由。^⑯

日本訂立ODA大綱，顯然係受到波斯灣戰爭的刺激，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年之伊朗伊拉克戰爭期間，日本是伊拉克的最大援助國（一九八六及一九八七年分別占百分之七十三及百分之八十八點六），但養虎為患，伊拉克於一九九〇年八月入侵科威特，日本過去的援助並未成為與伊拉克交涉的籌碼，^⑰日本又在美國壓力下，在該戰爭中提供一三〇億美元之經濟援助，其痛心程度，可想而知。亞洲國家人權意識淡薄，日本亦然，近年美國在亞太推展人權外交，故日本ODA大綱將民主人權納入，頗具對美追隨外交色彩。

(四) 中共違反ODA大綱

核子武器是大規模破壞兵器，中共前年十月及去年六月、十月均曾進行核子試爆，顯然抵觸ODA大綱，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朝日新聞及產經新聞即分別在社論中予以抨擊，朝日新聞指出，支持中共發展市場經濟，固可為日本帶來經濟利益，但中共近年國防費用激增，且進行核試，已引起各國憂慮，日本如違反ODA大綱之四原則，將使日本外交無法獲得國際社會的信賴。產經新聞則認為，依據ODA四原則，中共實不符合被援助資格，中共本身之經濟發展頗為顯著，到二十一世紀初，其國內總生

註⑭ 楊松平，戰後日本之東北亞外交政策，台北，財團法人中日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一年初版，頁二〇九～二一一。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版三。

註⑮ 同註⑭，楊松平，頁二一二。

註⑯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版三。

註⑰ 佐佐木芳隆，渡海的自衛隊，東京，岩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初版，頁一〇四、一〇五。

產毛額可望超過日本、德國和美國，顯示中共已可自助，前年「中」日雙邊貿易已達三七八億美元，超過日台間之三〇〇億美元。^⑮

外務省表示，此次貸款中共要求七千億日圓，但經過綜合判斷，僅貸予五八〇〇億美元，相信可獲國民理解，至於核子試爆問題，日方將在領袖會談及外長會談中，重申反對立場。由於日本政府對中共之原先預定貸款額為五年一兆日圓（平均每年二〇〇〇億日圓），而此次貸款為平均每年一九三三億日元，故實際上，日本並未因中共進行核爆及增加軍事費用，而削減貸款。^⑯

四、中共核子試爆問題

日本堅持禁止製造、擁有或使用核子武器等「非核三原則」。歷任內閣均將裁軍、防止核子擴散及消滅核子武器列為外交政策的主要項目，^⑰河野外相去年九月二十七日亦在聯大演說中重申，日本促進裁軍、支持防止核子擴散條約（NPT）無限期延長及主張設立全面禁止核子實驗條約。^⑱

（一）徐副院長訪日對核試反應的影響

中共進行核子試爆，除嚴重威脅日本安全之外，對日本的環境污染也有不良影響，前年十月中共進行核爆後，日本外務省曾提出嚴重抗議，^⑲去年六月及十月中共又先後進行兩次核試，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局長平林博向中共駐日公使表示，中共如繼續核試，日本將檢討實施第四次ODA貸款，^⑳九月二十三日河野外相與錢其琛外長在紐約會談，錢氏表示，徐副院長立德訪日事件令中共人民不悅，河野則以中共進行核子試爆，亦令日本人民擔憂，予以反制。^㉑十月下旬中共副主席榮毅仁訪日，曾與村山首相兩度會晤，村山並未談及核試問題，榮毅仁亦未提出徐副院長訪日事，^㉒顯然雙方均有意避開此二敏感話題，以免「中」日關係更趨緊張。

（二）中共的核子戰略

過去中共對核子試爆的藉口為「自衛」，去年十月下旬美國國防部長派瑞（William Perry）訪問大陸，中共方面向渠表示中共支持NPT，惟在一九九六年以前，仍將繼續核子試爆，^㉓似間接向日本解釋何以去年中共進行了兩次核爆，但一九九

註⑮ 世界論壇報，台北，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版七。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日，版二。

註⑱ 讀賣新聞，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版一。

註⑲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版二。

註⑳ 金重續，「李登輝總統訪日騷動的教訓」，世界週報，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頁一。

註㉑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日，版二。

註㉒ 朝日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版二。

註㉓ 朝日新聞，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版五。

六年以後，中共是否將確實停止核試，則尚有待觀察。

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去年十月十二日發表之全球軍力報告，中共去年六月核試的威力為一至六萬噸，十月核試則為四至十五萬噸，兩年前的核試威力則曾達一百萬噸，中共擁有核子武器已三十餘年，但數量很少，近年在前蘇聯核子專家協助下，積極發展射程較遠之多彈頭飛彈，並繼續研發射程可達八千公里及一萬二千里之兩種飛彈。^⑳另據中共民間權威雜誌《爭鳴》軍事特集第二號，中共並未增加核子武器的保有數量，但提高核子武器的抑止效果，並以假想敵國家之人口集中都市為其攻擊標的。^㉑

五、日本對中共採取低姿態的五個要因

(一) 戰爭責任因素

日本過去的殖民及侵略戰爭使中國蒙受重大損失，但中國政府以德報怨，並未要求日本賠償，使日本人民在心理上感到愧疚，因此日本的對中共外交經常被形容為謝罪外交，成為低姿態外交的基本原因，然而中國人民則對日本既不道歉亦未賠償，極表不滿，過去日本內閣大臣因為戰爭歷史發言不慎，引發亞洲各國人民強烈反彈，而被迫辭職者頗多，例如一九八六年中曾根內閣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一九九四年羽田孜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及村山富市內閣的環境廳長官櫻井新，去年十月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亦發生類似風波，倖賴村山首相的辯解始免下台。^㉒

一九九二年十月日本明仁天皇訪問大陸，曾向中國人民表示，「日本深刻反省」，但並未道歉，^㉓前年八月細川護熙就任首相時，日本政府終於明確承認戰爭責任，並且道歉，^㉔細川並於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在聯大演說中，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之侵略行為，深表悔悟。^㉕只道歉不賠償，仍不能令中國人民滿意，中共早於一九七八年與日本建交時，放棄日本之政府間賠償，但不干涉民間要求賠償，一九九二年四月總書記江澤民訪日時即曾作如此表示。^㉖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亦認為，日本應補償亞洲各國的損失。^㉗村山政權已將戰後處理問題列為施政重要課題，在一九九五年度編列二四六億五千萬日圓之相關預算，^㉘內閣官房長官五十嵐廣三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表示，對台灣的前日本軍人及眷屬之債務問題，將償還三五〇億日元

註⑳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版四。

註㉑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版一。

註㉒ 保阪正康，「中韓的對日批判發生時」，正論月刊，一九九五年元月，頁八九～九二。

註㉓ 張隆義，「日本天皇中國大陸之行」，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二年元月，頁六六。

註㉔ 同註㉓，頁九三。

註㉕ 聯合報，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三十日，版九。

註㉖ 內田雅敏，考慮戰後賠償，東京，講談社，一九九四年初版，頁八八。

註㉗ 聯合報，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六日，版九。

註㉘ 朝日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版二。

⑳日本政府並考慮派遣自衛隊赴中國大陸，處理前日本軍隊之化學兵器。㉑

(二)安全保障因素

對一個擁有核子武器且人口多達十二億的鄰國，日本是經不起中共內亂的，否則大量難民流出，核子武器散失，過去在蘇聯發生的事，亦可能在大陸發生，因此中共的和平安定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極為重要，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歐美各國均一致主張對中共採取制裁措施，日本則持消極態度，後雖在全球強大壓力下，凍結第三次對中共貸款，中山一郎外相又公開表示，中共在國際上的孤立，對東亞地域安全構成負面作用，而率先解除凍結該項貸款。㉒

中共已連續六年大幅增加國防預算，曾向日本說明係為改善軍人生活，並非用於添購武器。㉓目前中共的軍事力量除核子武器之外，尚未對日本構成威脅，但中共海軍如擁有航空母艦，將危及日本海路航線，空軍如繼續購入最新型戰鬥機及增強空中加油性能；亦可威脅日本的航空安全。㉔因此日本一再要求中共在國防預算、自外國採購及研製新武器等方面增加透明度，並希望中共能依國際慣例，編印國防白皮書。㉕日本與中共將於今年二月舉行裁減和管制武器問題的首次雙邊會談，日方將強烈要求中共停止核子試爆，並希望中共與其一致採取禁絕核子武器行動。㉖

由於美國及聯合國對全球安全的影響力逐漸降低，構築地域集體安全保障體系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未來亞太集體安全體系的設計上，無論任何版本，沒有美國、日本及中共的一致加入，均不可能成功。此外，日本在北方四島與俄羅斯有領土糾紛，中共在南沙群島與東協國家之間互爭主權，日本與中共之和諧關係對亞洲地域安全保障頗為重要。

(三)經濟利益因素

中共外長錢其琛在總結一九九三年外交之年終報告中指出，中共廣大市場的吸引力使任何西方國家均不願放棄加入的機會，最近美國對中共關係之重點亦逐漸由人權轉移至市場，㉗為了商業利益，美國可以延續中共最惠國待遇（MFN），日本亦未嘗不可續予中共第四次ODA貸款。何況日本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即已看中中國大陸豐富資源及廣大市場，由當時的國會議員池田正之輔透過私人管道，避開美國及中華民國的阻撓，進行商務關係，日本比其他各國較早介入中國大陸經濟，所以其獲利及影響力均遠較其他各國為大，但也因介入太深無法自拔，以致常對中共之無禮要求讓步。

日本駐中共大使國廣道彥表示，去年日本對中國大陸貿易達四百五十億美元，今

註⑳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版二。

註㉑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版一。

註㉒ 同註⑭，頁二〇三。

註㉓ 聯合報，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版十。

註㉔ 富山泰，「後冷戰的亞洲安全保障」，世界週報，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頁三八。

註㉕ 平可夫，「台灣如何因應日俄中共接觸」，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三日，頁七。

註㉖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八日，頁七。

註㉗ 服部健司，「中共外交的標的」，世界週報，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頁三八。

年則可望突破五百億美元，^④又近年日本首相如細川護熙等均表示，支持中共加入GATT，惟去年底中共入關未成，去年十月日本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即曾向代表中共出席APEC經貿部長會談的官員表示，雖然中共在去年九月曾作一波解除管制努力，但中共在關稅、進口管制及外商投資管制等方面，仍存在重大問題。^⑤

(四)常任理事國因素

近年日本擬角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河野外相於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正式表達日本擬成爲常任理事國的意願，惟以不參加行使武力爲前提，中共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唯一未表明是否支持日本者，其否決權對日本成爲常任理事國又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這是日本對中共較前更加降低姿態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共雖贊成安理會擴大改組，但迄未表明對日本的立場，一則擔心，日本軍事及政治大國化將對其構成威脅，二則認爲，日本外交係從屬美國，倘日本亦成爲常任理事國，則美國在安理會中，將由一票變爲兩票，而發言權倍增。ASEAN各國則希望日本能夠制衡中共，並以東亞領導國身分，在聯合國擔任重要角色，^⑥更引起中共的警戒感。

去年九月下旬第四十九屆聯大召開前夕，先後發生李登輝總統及徐副院長立德之出席廣島亞運問題，中共曾透過人民日報表示，徐副院長訪日可能對日本成爲常任理事國有負面影響。^⑦九月二十九日錢其琛在聯大演說中強調，安理會改組應反映地理狀況及會員國全體目標，^⑧即擬利用支持第三世界大國角逐常任理事國以間接牽制日本。十月六日上海文匯報復指摘，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國均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貢獻最大的國家，日本由於過去的侵略行爲，必須得到亞洲各國的信任，否則無法實現常任理事國的美夢。^⑨

(五)北韓因素

近年北韓研發勞動（Rodong）號中程飛彈，東京及大阪均在射程內，如再發展核武，則對日本安全構成極大威脅，日本倘與美國合作建立地域飛彈防衛（TMD）系統以資因應，又須花費龐大資金。此外，北韓對日本過去的殖民及戰爭情結甚深，近年在聯合國舞台極力杯葛日本，是唯一公開反對日本成爲常任理事國的國家。去年十二月聯合國第六（法律）委員會審議刪除聯合國憲章之「敵國條款」時，北韓亦係唯一提出反對意見者。^⑩因此與北韓關係正常化係日本東北亞外交之緊要課題，中共係北韓最親密的戰友，日本希望中共能勸誘北韓採取開放政策，俾發揮其經濟援助的

註④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八日，版七。

註⑤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版二四。

註⑥ 曹異美，「論日本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三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頁十二、十九、二一。

註⑦ 朝日新聞，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頁二。

註⑧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頁四。

註⑨ 世界週報，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頁二三。

註⑩ 阿部博光，「聯合國委員會通過刪除敵國條款」，世界週報，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頁七四。

airiti
影響力。

六、結語

戰爭責任、安全保障及經濟利益係形成日本對中共採取低姿態外交的三項基本因素，近年日本亟思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及促北韓採取開放政策，日本對中共的外交姿勢又有叩頭的傾向，惟前述五項因素中，只有安全保障及經濟利益較具長期性，餘則受到國際情勢的演變，而影響力發生變化。由於日本多年以來的經濟援助，亞洲人民的戰爭情結已有逐漸淡化傾向，例如有ASEAN代言人之稱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主張，日本不要一味爲戰爭歷史道歉，日本應成爲可在聯合國活動中行使武力的常任理事國，並在亞洲和平安全方面擔任重要角色。^①細川首相已經正式道歉，村山政權亦將戰後處理列爲重要施政項目，對淡化戰爭情結均甚有助益。據日本富士電視台最近所作調查結果，百分之四十三的東京市民認爲，日本應爲發動侵略戰爭繼續向其他國家道歉，但有百分之四十九主張，日本應停止道歉。^②

目前美國及聯合國均亟思日、德成爲常任理事國，俾增加分擔責任，日本又曾七次（最多次）擔任非常任理事國，一般相信只要安理會擴大改組，日本一定成爲常任理事國，中共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動用否決權的可能性不大，又日本一旦成爲常任理事國，則反而可在安理會中牽制中共。過去中共對北韓確有影響力，去年美、日、南韓對北韓交涉核子問題，均希望中共扮演積極角色，惟過去北平和平壤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基於金日成與中共老一代領導人的私誼，金日成去年七月突然死亡後，中共的影響力即有減弱的可能性，美國與北韓於去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簽署核子協定，美、日、南韓又於十一月十四日在雅加達APEC年會期間集會決議，由三國共同出資成立朝鮮能源開發機構（KEDO），興建輕水爐，以協助北韓更換核子反應爐。^③中共則在技術與資金方面均未參與，令人猜測中共是否已失去北韓這一張外交王牌。

雖然日本對中共一再讓步，卻仍得不到中共的信任，中共在對徐副院長訪日問題所作總結報告中指出，日本爲維持「中」台分裂，以免中國因「中」台統一而強大，擬升高對台灣關係，今後「中」日間的對立將因台灣問題而趨明顯。維持一中一台，不但可牽制中共，且能增加對「中」外交籌碼，而減少中共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又從新進黨幹事長小澤一郎過去歡迎李總統訪日的發言來看，日本早就計劃與台灣作高階層接觸，接受徐立德訪日即係日本政府的方針。^④

日本國會去年十一月通過眾院選舉採小選舉區及比例代表並行制，在此一新制度下，規模較大的政黨獲勝的機會亦較大，因此去年十二月在小澤一郎主導下，新生黨

註① 岡崎久彥，「日本出任常任理事國與亞洲」，日本諸君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頁二六。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版四。

註②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版六。

註③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版六。自由時報，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版七。

註④ 產經新聞，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版一。

及公民新黨等九個黨派組成僅次於自民黨的第二大黨新進黨，屬鷹派的小澤一郎主張日本成爲可在聯合國活動中行使武力之普通大國，^⑤新進黨的安保及國際貢獻方針亦正朝此一路線整合，因此新進黨如在下次大選獲勝，對「中」日關係確有可能產生很大影響。無怪中共已對小澤一郎的「中國觀」表示戒心。

在日本對中共的低姿態外交下，我方與日本進行官方接觸誠屬不易，日本甚至限制課長級以上的官員到我方出差，一九九〇年我經濟部長率貿易代表團赴日，日方竟拒發簽證，惟我國加入APEC之後，已有若干突破，前年五月日本通商政策局長岡松壯三郎訪華，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三年雙方經濟部長曾分別在韓國漢城及美國西雅圖會晤，去年十月經濟部長江丙坤與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在大阪會談，則係雙方部長在日本所作首次正式接觸，^⑥今年的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亦將在大阪舉行，雖然日方已表示，可能比照現行模式辦理，但APEC會員國有平等與會的權利，我方仍將繼續爭取李總統出席的機會。

（完稿於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八日）

*

*

*

註^⑤ 曹吳美，「日本第二大黨新進黨的成立與展望」，日本文摘月刊，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元月，頁一六、一七。

註^⑥ 岩切司，「平岩外四訪台的理由」，世界週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頁五八、五九。江丙坤，「日本的北平恐怖症」，東洋經濟週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頁一〇二。